人世间

熟悉又陌生的儿子

孙光

我刚在高铁站停车场停稳车，远远便望见出站口的旅客鱼贯而出。“高铁真准时。”我心里想着，快步走到出站口前，踮着脚，伸长脖子，在熙攘的人群中急切搜寻儿子的身影。

人流渐渐稀疏，才见瘦瘦的儿子拖着硕大的行李箱，背着双肩包缓缓走来。我赶紧朝他挥手，上前接过箱子。“爸，你来了。”儿子轻声说。我问：“累不累？”“还好，青岛机场落地直接转高铁，一个多小时就到烟台了，挺方便。”

儿子在国外大学毕业后，便留在当地工作，一晃已有十余年。我们上一次相见，还是三年前。他坐进副驾驶，摘下遮住半张脸的口罩，露出清癯的面容，一头利落的短发，搭配一身休闲装束，显得年轻俊朗，全然看不出已是近四十岁的年纪。

回家的路上，我们随意闲聊。儿子忽然开口：“爸，到家给我些现金吧，外币汇率走低，我没有兑换。两个高中同学前两年结婚，这次回来，我得补上份子钱。”我有意打趣道：“那你的份子钱，他们何时能回礼？”他像是没听见，转头望向车窗外，“城市变化真大啊！都快认不出了。”

回到家，儿子径直把行李箱放在房门边。我随口提醒：“搁这儿挡路，把它搬到卧室吧。”他回道：“没事，就放这。”随即蹲下打开箱子，低头翻找着带给家人的礼物。我心底不由掠过一丝讶异，本想再劝，见他笃定的模样，也不想打破久别重逢的气氛，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记忆里的儿子，自小乖巧听话。刚上小学时，放学后常常丢下书包就出门玩耍，等到夜里才匆忙赶作业。我给他立规矩，要先完成功课后再玩耍。从那时起直至高中毕业，他一直恪守这份嘱托，学习成绩也常年排在班级前列。

儿子回来这些天，几乎天天不着家。或是赴同学之约，或是和朋友聚餐，有时跟着表姐表弟外出游玩。一日清晨，素来晚醒的儿子早早起身，匆匆奔向卫生间，刚走到客厅，“哇”地一下吐了出来。他捂着肚子，痛苦地蹲在地上。我连忙上前轻拍他后背，叫妻子端一杯温水过来。听他说起前一晚的吃食，我猜测是吃了海鲜凉拌菜，引发了肠胃不适。妻子一边清理地面污物，一边埋怨他出去乱吃东西。我半开玩笑地说：“常年在外，你的肠胃已经不适应家乡海鲜的本味了。”

常年旅居海外，儿子养成了固定的生活习惯，每天必定要洗澡。恰逢连日阴雨，太阳能水温不够，他急得团团转。我有些不解：“洗太勤对皮肤不好。”他摇摇头：“不洗睡不着。”我只好把热水器切换到燃气模式。有一次，他从卫生间出来，问道：“马桶边为什么放个塑料桶？”我说：“积攒废水，用来冲马桶。”他满脸不屑：“快丢掉吧，太不卫生，清水冲厕又花不了几个钱。”我说：“你还记得吗？从前我们挤在十几平方米的小平房，如厕要去户外公厕，身上脏了，只能在屋里打一盆水简单擦拭。”他听后撇了撇嘴，眼神一片茫然。也许那段清贫岁月，早已被他遗忘。

转眼便到了儿子返程的时候。这些天，他奔波于各类聚会，处理个人琐事，我们始终没能坐在一起好好交谈。我心中虽有些许不悦，可转念一想，他常年漂泊在外，回来一趟不容易，干脆让他潇洒尽兴吧。

临行前的一天，我和妻子打算叫几个亲戚来家里吃顿饭，热闹一下，也算给儿子送行。临近中午，眼看客人们快到了，我从厨房里出来，目光落在门边那只摆放多日的行李箱上。我对在沙发上刷手机的儿子说：“把行李箱赶快挪走。”儿子随口应了一声，身子却纹丝不动。我无奈，索性上前打算自行搬走箱子。这时，儿子忽然说：“我怕箱子旅途中沾染上病菌，才不想往卧室放。”语气里带着几分执拗。“摆在这，小孩来回走动容易绊倒！”情急之下，我不自觉地抬高了声调。

一件小事，成了引燃情绪的导火索。我们争执起来，儿子说我有家长作风，不理解他的想法；我说他翅膀硬了，听不进长辈的话。厨房里的妻子闻声快步走出，见我气得微微发抖，连忙将儿子拉到一旁，低声劝解道：“你爸有高血压，不能生气啊！”屋内一阵短暂的沉寂，紧绷的气氛慢慢缓和。片刻后，儿子走到我面前，低声道歉：“爸，对不起！”我轻轻应了一声，转身走回厨房，不想让即将登门的亲友撞见。

那天的家宴，亲友们欢聚一堂。席间，儿子的三位姨妈特别关心他的终身大事，纷纷追问为何没有带回女朋友。儿子神色淡然，一边夹菜一边轻描淡写回应：“没碰到合适的。”我听到席间的谈话，忍不住插嘴说：“我像他这个年纪，他都已经上初中了！”众人会意地笑了。这些年，我和妻子反复劝说催促，得到的回答如出一辙。问得多了，他语气里略带不耐烦地说：“我也不是不找对象，只是没有遇到合适的！”

离别那天，依旧是我驱车送他前往高铁站。行至站前路口，儿子执意不让我进站，在路边下了车。我坐在车内，静静地望着他拖着行李箱，独自走向广场深处的背影，心中五味杂陈。恍然觉得，含辛茹苦养大的孩子，早已和我走上不同的人生轨道，慢慢成了熟悉的陌生人。他的世界观与未来抉择，让我再也无法真切读懂。

我暗自怅惘，那一刻，一丝悔意悄然袭来，当初不该执意支持他出国留学、远赴他乡。转念又想，身边的同龄友人，就算子女留在国内，有此烦恼的也不在少数。都说两代人之间存在代沟，而我此刻感受到的沟壑，仿佛比以往的都深。儿子的生活方式、人生选择，与我固守的家庭观念、生活习俗，还有祖辈期盼的安稳圆满，不再同频。

家在何方

曲京溪

老张是我的同事，住在我家对面二楼。他退休后和老伴去了济南，帮女儿照看孩子。

有一年元旦前，我去上班，刚出小区大门，见老张赶集回来了，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一小把韭菜、一块五花肉。我问他，不到年根为啥提前回来了。老张说，要参加一个战友孩子的婚宴，就一个人回来了，过后还要再回济南。看到他买的菜像是准备包饺子，我说你一个人在家，买点饺子就行，何必自己费时费力包？老张不以为然，说买的饺子哪有自己包的吃了滋润。说完，他有些勉强地笑了。

我脑海里立刻浮现出这样的场景：年逾古稀的老张，在逼仄的厨房里，坐着小马扎择韭菜，洗净、控干水，切菜、切肉；和面、擀皮、包饺子；烧水下饺子。一个男人多不容易啊。

下班回家，我又碰见了老张，他已吃了自己包的饺子，正要去市场买海鲜准备带到济南。自从去济南看孩子，老张除了过节不会回来，他已将他乡当成了故乡，而老家成了他乡。

老张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参军入伍的，当了十六年的兵，以副营职转业。结婚后，因妻子是“非农业”户口，又在老家县城百货公司上班，工作体面，不肯随军。夫妻俩过着天各一方的分居生活，每年只有两个月的团聚时间，相思有多苦，相逢有多甜，他们都尝到了。原指望退休后能相互厮守，享受晚年生活，但他女儿大学毕业后在济南成家立业，他们就成了带薪的保姆，济南、老家两头跑。

老张喜好饮酒。他一回来，同学请，战友叫，同事喊，几乎天天有酒场。他妻子时常来电嘱咐，一个人在家少喝酒，年龄大了得注意身体。外孙女也时不时“查岗”。然而，常在酒场喝，哪能不喝大。一天晚上，老张同一帮老战友聚会，高兴劲一上来，就喝“断了片儿”。将他送回家时，还嚷嚷着没喝多没喝多，你们放心回吧。碰巧那阵子他家楼道电灯坏了，走廊里黑咕隆咚。老张摸摸索索上楼，一不小心脚踩空了，扑通一下磕在楼梯台阶上，捂着胸脯喊疼。送医院一拍片子，好家伙，竟然断了三根肋骨。

老张是1954年出生的，属马，已经七十多岁了。伤好后，他仍跟从前一样，奔波在老家去济南、济南回老家的路上。家在何方？作为被人呵护的儿女时，父母在的地方就是家。和一个人成为终身伴侣后，二人在哪里，哪里就是家。儿女成家后，家就是儿女在的地方。不管你年纪多大，孩子是永远的牵挂，有这份牵挂在，你就会忘记了劳累和辛苦，心甘情愿地奔波在路上……

诗歌港

捡秋

郁蔚

重阳节前后
捡秋正当时

这是秋收后
“粒粒皆辛苦”的珍惜
这是现代人“一粥一饭”
体悟的精神底色

捡秋何止这些？
对松笼、橡子等野果手下留情
为松鼠们留下过冬的口粮
与生灵同享大自然的馈赠

秋收之后再捡秋
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啊
如江河般生生不息

老家的山楂树

周强

把斑斓的深秋挂在枝头
满树的红果果
懒洋洋挤在一起
俯瞰这片养育它的土地
一颗颗，一串串
伴清风摇曳
诉说着成长的故事

阳光穿过经季节染色的树叶
落在山楂果上
红得透亮的小灯笼
替我守护洒满秋光的院子
捧出又一季沉甸甸的收获

随手摘下一颗
用衣角轻轻擦拭
酸甜气息漫溢开来
唇齿间依旧是熟悉的味道
这一串串果实
是家乡秋天的信物
翻越记忆的墙头
把渐行渐远的成长时光
定格为永恒

平凡人生

林绍海

不必仰望星河浩荡
平凡人生，栖于烟火日常
晨曦晕染一缕缕霞光
晚风吹过新老交替的村庄

柴米慢煮人间沧桑
生活往事，悄悄沉淀心房
踏过迷雾笼罩的街巷
长夜独自承受疲惫与惆怅

诗歌是心底滚烫的能量
草根吟者，凝望世间万象
一朵落英或一抹残阳
岁岁朝暮，安守诗意与远方